

无法抗拒的梦

年初的时候，我在布鲁塞尔的华盛顿街上漫步，迷失在自己的思绪里，我问自己，这一刻，有哪些无法逃避的画面——红色、黄色和橙色在瞬间闪过——穿过我的脑海。我知道，随着医学图像技术的进步，人们很快就能实时显示出人类大脑中发生的事情。于是我设想有一支科学团队已经调试好了一个非物质的电极头盔，它能像磁铁一样远程发生作用，而无须与实验对象的大脑皮层发生肉体接触。我戴着这样一顶看不见的头盔，沿着华盛顿街朝勒芒广场走去，与此同时，一些穿着白大褂的科学家正在实验室里观察几排控制屏上显示出来的我的大脑数据，以了解2013年1月的这天早上我的脑子里在想些什么。当他们通过观测我大脑中的常规流动情况时，这些抽象的彩色进程令他们惊讶的地方在于我在空间中的位置所产生的影响，过去会产生一些干扰，当我位于40年前曾经到过的一个地方时，40年前形成那些古老想法的残余就会蹦出来与我此时的思想交织在一起。实际上，这天早晨我走的是与1968年6月6日相同的路线，也就是从我位于于勒·勒热讷街的住所出发，沿华盛顿街一直走到位于阿美利加街上的第九小学。我正沿着自己过往的足迹前行，我的身体也走在与当时一样的非物质空间的通道里，我逐渐找回了40年前在同一个地方我所产生的那些想法。随着我此时思绪的涌动，过去的思想残余叠加在一起，我感觉到一段被埋藏的记忆的气息在我身上升起。科学家们对此很感兴趣，他们终于找出了这段记忆，它试图摆脱我大脑活动深处的嘈杂声，浮现到意识层面来。可是科学家们没法识别这段记忆的性质，无法明确地将它辨识出来。他们能够在控制屏上给它进行精确的定位，看到一段很短时期的波段突然出现，它的形状很尖锐，仿佛来自远处的微弱闪光，还看不真切。于是他们意识到了——是他们还是我？——因为现在我的意识已经变得半透明，与科学家正在实时进行的解读没有什么区别——2013年1月4日这天早上，从我意识中浮现出来的这段隐藏的记忆其实源自1968年6月6日，当时我正在去学校的路上，脑子里想的是前一天在洛杉矶遇刺的罗伯特·肯尼迪，他是否因受伤而死去，当时我只有10岁的大脑提出了这个问题，我现在就在40年前的同一个地方，而从形态学和生理学上来说，我当时的大脑与我现在55岁的大脑是完全一样的。